

世象杂谈

听一位友人转述:在美参加一个校友座谈会,前面几个发言,不苟言笑,会场气氛沉闷,轮到美方一位大学校长发言,一开腔,就引起哄堂大笑:我这个校长好比是墓地管理员,下面的人很多,他们都不听我的。

幽默常使人忍俊不禁,又不止于此。校长看似逗乐取笑,却耐人寻味。身为领导,如果下面都不听你的,你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吗?自然也有不以为然的:太不严肃了,校长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校友聚会,多年不见,各人成就不同,感觉殊异,各有一番酸甜苦辣在心头。很风光的,说不定也有苦衷,似乎庸庸碌碌者,也有骄人之处,自不必像汇报工作一样,有条不紊,一本正经,来点儿幽默,爆几阵笑声,活跃活跃气氛,是大家乐意见到的。如果都只顾自说自话,不顾大家感受,跟别人没有交流碰撞,会场从头到尾听不到一点笑声,也是很煞风景的。

幽默自然要看场合,但即使一些重要场合,幽默也有用武之地。里根在任时访问加拿大,遭遇反美示威,主人特鲁多总理很尴尬,里根该怎么办呢?是不是义正辞严,来一通训斥:你们想干什么?美加两国之间

的友好关系是你们这一小撮人破坏不了的。出人意料,里根却说,这种情况在美国是经常发生的,我想这些人一定是特意从美国来到贵国,可能他们想使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说得特鲁多也笑了。里根这话听似自嘲,其实是化被动为主动,巧妙地宣扬了老美的价值。

幽默显现的是智慧,生活的百味中不能少了幽默,我国历代文章

遭遇幽默

史中兴

中的典范之作,色彩纷呈。一部《古文观止》,不乏幽默。不妨以《卖柑者言》为例。这个卖柑人卖的柑“玉质而金色,剖其中,干若败絮”。买者质问“甚矣哉为欺矣。”卖柑者脸不红心不跳,却笑曰:“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接着就一一列举那些坐高堂,骑大马,峨冠博带之辈,“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你不到这上面去考察,却独来考察我的柑,什么意思啊)”。买柑者于是乎默然无语。这真是一篇绝妙的幽默文字。

幽默也是一种情趣,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的亲合力、人情味。鲁迅

就是一位幽默大家。他的小说、杂文,随处可见幽默闪光,日常生活中,也时见他幽默迭出。侄女问他,“你的鼻子为何比我爸爸(周建人)矮一点、扁一点呢?”鲁迅笑答:“我原来的鼻子和你爸爸的鼻子一样高,可是我住的环境比较黑暗,到处碰壁,所以额头、鼻子都碰矮了。”孩子忍不住笑了。

在民间,幽默原是随处可见的。富含幽默意味的民谚,令人拍案叫绝。可是一个长时期里,我们的幽默感不见了,被政治运动高温蒸发了。万马齐喑的日子,整天东风吹、战鼓擂,人们绷紧神经,一言一行生怕触犯最高指示,战战兢兢,哪有幽默细胞容身之地。如今环境宽松了,生活中和相关书刊上的幽默文字开始多了起来,人们在讲幽默感了,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可是在模式化语言系统里浸润久了的人,讲话自觉不自觉地自有一套模式,没有新意,没有个性,语言干瘪,无情无趣,装腔作势,空话套话连篇,毫不顾及听者感受,只管在那里喋喋不休。跟这样的人说幽默,不啻缘木求鱼。这样的语言环境,言者习惯了,听的人累不累啊。什么时候,他们要是能接受一点幽默,也有一点幽默感,不是让大家生活都变得轻松一点有趣一点了吗?

招牌书家蒋凤仪

管继平

大概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一般的书法爱好者,要想拜师学艺很难,若想拜个名师更是难上加难。因为那时所谓的名家高手,全都藏匿于民间,既没有电视节目可以抛头露面,也没有什么比赛使之脱颖而出,所以名家犹似“羚羊挂角”,简直“无迹可寻”,哪像今天这样:百度一次,大庇天下名师皆奔眼前;私信一下,纵使海角天涯手到擒来。

不过,老百姓也有自己的方式来认识书法名家,那就是——看市招!因为招牌的题字往往都是书法家所为,而且愈是名店愈有大牌的书法家题写,像陆润庠题写的童涵春、郭沫若题写的燕云楼,还有

刘海粟的梅龙镇、赵朴初的功德林等等,皆为沪上名店名招,深入人心。记得那时我正热衷于书法,走在路上,最感兴趣的的就是欣赏各家各派的招牌题字,既能学习,也很养眼。大约也就是在那时,我便知道沪上一位题写招牌的高手蒋凤仪先生。

说起蒋凤仪,城隍庙那一带由他题写的招牌尤多,最为著名的要算湖心亭和丽云阁等几块了。我起初看那名字,想起《红楼梦》里潇湘馆的“有凤来仪”,还以为是一位女书家呢。后经打听,才知是住在豫园附近的一位老先生,但我无缘拜识,只是闻名而已。因过去的拜师,有很大的偶然性,假如能自己

在人类社会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战友”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现代汉语词典中,“战友”的含义是:“并肩作战的同伴”。

2012年10月6日,八个这样的战友聚集在了一起。这是八个已过花甲之年的人,除“战友”之外,他们之间还多了一层纽带:都曾经在人民海军同一艘军舰上服役过,这艘军舰是一艘光荣的军舰——1953年2月19日至22日,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首次视察海军舰艇部队时,乘坐过四天三夜的长江舰。因此,这八个人的全称就是:“长江舰战友”。这也不是一次通常的、久别重逢之后聊解相思之苦的普通的聚会,这次聚会有着一个特殊的目的:半年后的2013年2月19日,就是毛主席视察长江舰60周年,作为曾经的长江舰老兵,我们能为这个60周年纪念日做些什么?

聚会产生了两项“决议”:一、2月19日当天,约请我们所能联系到的长江舰战友,到长江舰曾经停靠的吴淞军港,举行一次力所能及的纪念活动。二、请每一位出席纪念活动的战友,写一篇回忆、纪念文章,汇集起来,出一本书。

出一本书,说说容易,做起来其实很难。我们过去都是军人,并不擅长于文字,特别是对于如何出书十分陌生。我们这些战友,年龄不同,军龄不同,经历不同,水平不同,要把每个人写的回忆文章有机地串并起来,“汇”成一本书,殊非易事。好在我们都是军人,在军人的血管里,知难而进,是和血液一样流淌的东西。

在汇集回忆、纪念文章的那些日子里,我们的内心常常充满了感动,为长江舰战友们撰写文章时的真挚情感和细致认真。原海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海军中将领徐世平,今年已89岁高龄,60多年前正是他代表人民海军前往重庆接受起义后的原国民党“民权”舰,并被任命为更名长江舰的首任舰党代表,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对他来说那永远难以磨灭的记忆

和对人民海军发展的深刻领悟。参加本书写作的当年接受过毛主席视察的长江舰老舰员共13人,60年过去了,他们每个人依然对主席视察时的情景如数家珍。毛主席视察长江舰时的舰政委刘松因为年事已高,为了完成写作,他在自己的记忆深处苦苦搜寻,那种情景,真的令人敬佩。

如同前面所说,出这本书的初衷,原本只是为了留存。但在讨论出书的过程中,菲律宾在南海挑起了黄岩岛事件,日本则在东海上演了钓鱼岛“国有化”的闹剧。围绕着黄岩岛、钓鱼岛我国与菲律宾、日本展开的斗争,其本质是一场侵占与反侵占的斗争,是一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和中华民族尊严的斗争。这样的时刻,我们这些从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走出的人,我们这些曾经誓言为了捍卫祖国海疆不惜流血牺牲的人,我们这些虽已退役多年仍和海军血肉相连的人,忽然对毛主席在长江舰上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我们渴望看到一支强大大海军的愿望,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为了让这本书

更具现实意义和推动作用,我们决定,想尽一切办法,约请罗援、张召忠、王校轩、杜文龙、李杰、李莉等著名的军事专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纵论人民海军的发展海洋强国的建设。他们在百忙之中的辛勤劳作,顿使我们这本书熠熠生辉,并由此而脱胎换骨,具备了远远超越留存的意义。

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了上海市国防教育协会作为本书的指导单位,他们对本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

谨以此书献给我们曾经服役过的光荣军舰——长江舰,献给毛主席首次视察海军舰艇部队60周年,献给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本文为《从长江走向海洋——中国海军的深蓝之梦》的跋,作者系原海军舟山基地政委、海军少将,发表时略有删改)

而就的。据蒋老弟子回忆,蒋老写大字,无钱买巨笔,而常用的大笔不够大,他就用几支大毛笔捆扎起来写。如遇上写更大的字,蒋老也有一绝:他家用扫地的芦花扫帚拆开,选出一些纤细柔软的枝条,根据所写字的大小,重新捆扎成一支适用的特大之笔,看似简陋之极,但蒋老写来却得心应手……

如今的书家大概已不缺买一支大笔的钱了,如今的电脑技术也不劳书家再写什么两米之巨的擎天大字了,所以,像蒋凤仪这样能以敝帚写巨字的书家,如今也仅是一种传说了。

过去受放大技术所限,请书家题招牌字,往往是按一比一的尺寸写的,这对许多书法家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大字要写得形神不散,浑厚饱满,还要有秀逸之气,绝非一般书家所能胜任的。然蒋老却是少数几位对大字不怵的书家,昔时有部电影《难忘的战斗》,其中有个场景有倚墙而书“富国粮行”几个大字,每字达两米见方,也是请蒋老一挥

扇之艺风雅韵

王琪森



友人叶君是个围棋高手,有一次他拿了一把冷金笺的十一档方头扇请我题字。扇子在棋师的手中不仅是临场的重要道具,而且是枰上的精神象征。于是我考虑了一下后,即用隶书题了“十面埋伏”四字。叶君见后,有些激动地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很切博弈之道。”难怪过去的文人将扇子视为“怀袖雅物”、“凉友之君”而倍加珍爱,使扇子具有了人格形态与身份符号,从而展示了丰富多彩而悠长深邃的扇文化。

追溯中国扇子的起源,商代就有了雏形,“以木曰扉,以苇曰扇。”其实最早的扇子不是用来摇风纳凉的,系皇家宫廷权力的象征,是彰显地位与特权的仪仗扇,故称为“宫扇”。后来才用作纳凉扇。最著名的就是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所画的《步辇图》中,一名延娟、一名延娱的宫女侍于唐太宗之侧侧障障,轻风四散,冷丝自凉。其后在盛唐张萱的《捣练图》、中唐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及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都可可见宫女侍扇的倩影。

在成都百花潭,曾出土过战国时的金银错铜壶,壶身上有奴隶主执长柄障扇的图像,这是目前为止最早的扇子图。而后来盛行的折扇,最早在南齐时已有记载,《南齐书·刘祥传》载:“司徒褚渊入朝,以腰扇障日。”腰扇就是折扇。由于其小巧玲珑,可收可放,折扇成了情系之物,演绎出不少悲欢离合。汉班婕妤在《怨歌行》中写道:“裁为合欢扇,团圆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其宠幸冷落、哀愁无奈的悲情,凸显了无限的宫怨。而最动人的扇中爱情悲剧,可以讲是清孔尚任《桃花扇》,秦淮名妓李香君与“复社”才子侯方域一见钟情,但为了抗争黑暗势力,李香君不惜血溅诗扇,染化成凄美的桃花扇,彰显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

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中云:“姑苏最重书画扇。”清代《杖履新录》中也说:“骨用湘妃、桃丝、乌木、檀香、象牙、玳瑁,一切珍奇之品。”可见明清以后扇子的日趋艺术化。从明代的董其昌、文徵明、徐渭、沈周、唐伯虎、仇英等到清代的八大、石涛、恽南田、郑板桥、华岳、赵之谦等,都在扇面上挥毫泼墨、烟云供养,成为华夏艺苑中的一枝奇葩。而今虽然进入了人造清凉的高科技时代,但扇文化的艺风雅韵,依然是人们陶冶心灵、修身养性的良师益友。



客来茶当酒(扇面) 沈沪林

《无比芜杂的心绪》,是村上春树今年新推出的散文集,借用这个书名来做题目,以表达自己在回首十年书展经历时的那种——“无比芜杂的心绪”,无比地贴切。

记得与一位大学生朋友谈起她为什么减少了去书店次数,她说现在的书店比较缺少书香氛围,于是我多问了一句: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书店有书香氛围呢?她颇想了会,然后回答我:上海书展就很有书香。我问为什么,这次她没有任何停顿:每年书展都会邀请很多名作家,在书展上常常会有意外收获呀。虽然自己只是将陪伴上海书展第十个年头的普通一员,虽然十年来已经见惯了书展现场的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虽然因为书展强大的工作量而一到时间就要提前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虽然已经听到过同行和读者对上海书展的诸多褒奖之词,但从读者口中面对面地获得肯定,仍十分感动。

谈起书展,心绪确实无比芜杂,十年白

驹过隙,仅就自己分内所属的各类活动场次数量也增长了近十倍,简单的数字统计背后,多个环节无数工作人员的付出,各家出版社和各路嘉宾的鼎力支持,才成就了每年的这场阅读狂欢饕餮盛宴,遑论书展各个展区还有着许多同样付出巨大心力和体力的

无比芜杂的心绪

江利

布展人员、销售人员、后勤人员……而每每看到读者参与活动时手拿的书籍,排起的长龙、欢欣的面容,又觉得付出的辛苦不失意趣:原来,有这么多的爱书人都在这里。

上海书展不断进步的十年也正好是实体书店走上巅峰然后快速回落的十年,近两年来随着实体书店的倒闭风潮,唱衰实体书店的声音也甚嚣尘上,其中不乏开出明确时

间表的。自己身为实体书店的从业者,也算半个爱书人,在内外压力下对于实体书店的走向也难免迷惘:逛书店的乐趣在于淘书,随意徜徉在书架间翻翻找找,收获与一本好书不期而遇的惊喜,或是带走下次再来的期盼。阅读纸质书的乐趣则在于可以衬上印章、写下旁注、折道约痕,于“书非借而不能读也”,可以“藏诸名山传之后世也”,选书买书读书的过程中,没有实体书店、没有纸质书这种独特的在场“体验”,这些在生命长河中可以温暖我们的细节和记忆,将存于何地呢?

当然技术进步会强大到足以弥补这些不足之处,科技与人文之间一定可以达成美好的平衡,但上海书展上川流不息的读者给了我足够的信心,至少在当下,我们的读者还需要我们,我们一直都在这里……

从读者到编辑,身份变了,书香却依旧沁人心。

十日谈

我与上海书展

